

泛民主派與政府就香港政改方案，爭持不下，表面像似是「落實普選」和「循序漸進」的矛盾，然細觀之，不難發現泛民主派對意識形態的執著仍十分嚴重，這不但遠離看待今天中國實況的客觀要求，也不利於與中央建立彼此的互信。在這個佔世界 1/4 人口的古老窮國，納入高速發展軌道的今天，過往所強調的意識形態無可避免地已與裡裡外外龐雜交錯的現實因素溶成一體，大政方針明確的落實在「與時俱進」和「以民為本」兩大層面上，且深受國民擁戴是毫無疑問的。泛民主派不能正視這個事實，恃著本港民意對民主概念較有好感，欲假其力以淡化「一國」，不惜與大陸形勢相左，是很令人擔心的，何況國際阻遏中國崛起勢力，隨時伺機利用香港的情勢對北京施壓，這種本小利大的玩意，他們當然樂以為之！鄧小平先生力主香港回歸後，必須駐軍來體現主權，從回歸後香港種種跡象看來，絕非無的放矢。

1980「改革開放」後，本人足跡幾遍及大陸各省，廿五年的體驗自問對「國情」的解讀總算有個大概認識，遠的或許已無須細究，近百年國家的滄桑痕跡卻仍不時可以見證於神州大地，老百姓眼角餘光流露著過去的坎坷，及從現狀中對未來的熱切追求，令我不時感受到「國情」的真實面何其令人沉痛，又何其令人振奮。我知道我們已不能用單純的政治信念來體察「國情」，而是一定要有較全面和深入的階段性認識，才能領略這個老、大、難的祖國走過的辛酸歲月。怎樣讓「國情」、「港情」相關情，是我寫此文時的至盼。

為解決香港回歸祖國，從現實出發中央製訂了「一國兩制」這個創舉，

由於史無前例留下的必然空間，不幸演變為今天諸多事端的濫觴。「一國兩制」自出台日起，自然已是「國情」的一部份，香港人亦無可置疑成了這個「國情」的第一受益者。儘管我們非常清楚「一國兩制」的出現是為了實事求是地解決香港的回歸問題，如何完善尚有待時間來考驗。香港有些政客卻急不及待想剩「虛」而入，緊咬兩制架空一國，意圖從速擺脫中共控制，爭取無上限的高度自主，這種思維，歸根結底與其說是志在捍衛民主，不若還是基於對「國情」的疏離。所謂「國情」，是指支配著各階段中國現狀的各種主要因素，包括歷史演變和當時的內外環境；而中共的一黨專政，當然也是現實地存在於「國情」之中，問題在於，有些港人到現在仍然輕率地把一黨專政與「國情」必然是「壞的」劃上等號。這種對「國情」的無知與偏見祇會迫使香港走上衰敗。因此僅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至今 56 年的歷史來認識「國情」而不連繫中國近百餘年來的遭遇，就難以感受在貧窮落後，備受欺凌中貫穿其間，那股撼動天地的求變動力。視中共一黨專政為強權政制，而不連繫 13 億人民為甚麼肯不離不棄與之風雨同路這個事實，則難以自我放寬視野，客觀地洞察真相。「人民是創造歷史的動力」是久經實踐檢驗的真理，我國從 1911-1949 年短短不到 40 年內三易其朝，展現了困苦中人民的無比氣概和犧牲精神。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百廢待舉，政府急於求成的施政接二連三，企圖以思想運動來激勵民眾無我地投入，結果人民為之付出一場又一場的慘痛代價。及至文化大革命的發生，理想與現實終於爆發了全面衝突，國民賴以生活的經濟、文化、道德、社會規範等等幾被破壞殆盡。東方巨龍在這場烈火餘燼中竟奇蹟般重生，國人狂熱耗盡後轉化

出理性，鄧小平的改革開放以萬眾同心勁勢沖開中國國運的新里程。無論你本何種信念去評價中共，改革開放後中國翻天覆地的變化，畢竟開創了清乾嘉以來 200 年間中國最強盛時代。這一無可否認事實，讓人民與中共緊靠在一起，肯定了中共的治國方針。我們必須理解，中國人民渴望國家強盛，是建立在無數次血淚橫流而以失敗告終的變革上的。這些折磨留下的烙印，令中國人深信今天國家的發展機遇百年難逢，祇有盡力維護環境穩定，讓發展不停下步來方是解決過往一無所有的先決條件。隨著社會經濟實力的累積，自然有能力較全面地拉近與先進國家的種種差距，包括逐步改善普及教育、城鄉差距、資源利用、強化法治和增進文明意識等等。中共統治的前廿年，冒進和路線鬥爭對中國人民造成的傷害，無論是生活在內地的國人或從內地移居香港的同胞，凡身歷其境者，多心有餘悸，倘若不是改革開放後這廿五年的脫胎換骨，中華民族可能已走上末路。民意的傾側正好驗証這場巨變，今天中國人民信任中共，因為這是唯一的合理選擇。香港政客喜歡挑戰中共政權沒按照西方的選模式取得「合法」地位，無奈在現實世界，合法性遠不如認受性，世界上合法政府被霸權國家扔掉的屢有發生，中國目前最需要的是全民齊心協力掃除發展道路上諸多障礙，積極地自我完善，中共在這方面已爭取得壓倒性民意是不爭事實。雖然仍然是一黨專政，仍是中共一統天下，但是中共的政策變了，思維變了，最重要的是結果也變了，13 億人民正在從貧困，落後的苦難中走向富裕，而且速度驚人，絕大多數國人懷著明天會更好的信心在奮發圖強。這片前所未有的形勢，說明了國運已逆轉過來。中共當然明白，一黨專政不是免費午餐，一個擁有 13 億人口的龐大

國度要在世界上崛起，要與先進國家看齊，方方面面、裡裡外外所要求的條件和存在的困難較之閉起門來搞社會主義堪稱複雜萬倍。除了傾力營造周邊和國際的穩定環境外，不斷優化內部發展領域，有效地運用時間來轉化矛盾，及時地消除危機，是發展與改革的能否得以平衡前進的成敗因素。中共強調「以民為本」就是要為發展與改革確立行為目標。人民是永存的，施政的真正目的無非是為人民鋪上一條可以平穩走向明天的道路。歷史是由階段性因素構成的，因此從政者要準確地掌握不同階段的政治目的就顯得極為重要，政治家最清楚這個要訣，因此能造福社會、流芳後世，而所謂政客，則往往剛愎自用，計較功利，有迷惑民眾的本事，卻乏治世擔當和經綸大局的才能。我們期許香港從政者有政治家的器識，際此中國振興的關鍵時刻認清什麼是香港此時此刻的最高政治目的，鄙意認為，妥善促進「一國兩制」與「中國和平崛起」的協調發展，既關係 13 億人民未來的命運，更是香港禍福之所倚。我敢斷言，反其道而行，妄將香港分割於中國整體利益進程之外者，最終必招中國人民厭棄。

中國人民不排斥民主理念，但也不會輕信西方的民主模式可以在今天我國實際條件下收到實效。因為中國人不相信民主可以馬上拯救人民脫離貧窮與落後，事實上世上相反的例子也多的是，國人反而認為民主會較易在豐足的社會基礎上開花結果。民主若是強國富民的靈丹妙藥，國人服之久矣！而世界亦大同久矣！

香港的民主進程要迎合「循序漸進」的方式，應該是放在以中國整體政治改革的大環境來考量的。把香港單方面的利益，置於國家安全之上是不會被認同的。「一國兩制」並不能將香港獨立於國情之外。中

國崛起，不但要克服自身的各種弱點，同時要承受大量國際間利益磨擦的衝擊，因此而憂慮香港捲入其中者大有人在，事關香港的確存在反對一黨專政的政治勢力。試看某些強國駐港使館人員的數量竟與駐眾多國際大國相較有過之而無不及，足見香港何等備受「重視」！香港有些從政者，以將香港內部對立情況國際化自詡，主要是期望西方以某種方式介入。但是縱使霸道如布殊，亦不可能納香港於其保護罩內，苟真如此，「一國兩制」承諾的有效性也將堪虞。是故謀求引入外國勢力的構思，祇會令中央對香港政治動向的疑慮加深。台灣民進黨持台獨政綱取得政權，美、日甚至明文必要時在軍事上聯手護台，陳水扁猶歎時不我與，香港政客捨本遂末去尋求英、美撐腰，香港或有人不以為甚，國人聞者莫不橫眉相對確屬實情，如此明顯的偏執，港人怎可委以重托。

「一國兩制」中的兩制，有人相信需要一道深的鴻溝來加以劃分，而這條鴻溝就是以普選作基礎，標示了專政與民主的對立性。他們似乎忽略了承托著「兩制」是「一國」，「兩制」的安全有賴「一國」是否安定。所以就理解「一國兩制」而言，「兩制」中那份共同的「一國」感情，是維繫「一國兩制」不可或缺的基本條件，這「國情」是現實的，而「國情」永遠是以中國人民階段性的共識為依歸，無論是四海昇平或天下大亂，都應作如是觀。「一國兩制」的設計理念，不可能是為了製造「兩制」對立，而「一國」則失落於無形。

民主於中國並非什麼新鮮事兒，90 多年前，民國肇建伊始，中國已是亞洲第一個奉行民主的國家，正如世界上許多仿效西方民主的國家一樣，人民從未真正作過主，兵連禍結，老百姓生活慘不堪言。因此，

中國人民縱使十分明白今天的政治制度不是極終選擇，但近 25 年來的實惠卻是空前的，13 億人走向小康，中華民族要再次崛起於世界民族之林，這些都不是空喊民主口號所能取代的。97 回歸後，香港抗拒北京的勢力，對國情最大的誤判，就是認定大陸人民與中共是處於敵對關係。最近美國國際先驅論壇報對包括美國、德國、中國等十七個國家進行了一項民意調查，結果顯示百份之七十六的中國受訪者覺得五年來他們取得巨大進步，並認為未來五年的日子會更好。這家報紙說這似乎在政治上也給中國帶來好處，百份之七十二的中國人表示，對國家的現狀很滿意，這個比例在全世界 17 個接受調查的國家中是最高的。香港政客漠視這個客觀現實，甚至千方百計想利用歐美列強對華的遏制戰略，干預香港事務，藉以威嚇中國政府。泛民主派有人以此洋洋自得，好像這才稱得上是他們的真正成就，這些舉動無疑勾起中國人民 200 年來受盡外侮的悲痛回憶，實令人慨歎。我們不能忽略，中國人民幾曾何時從西方列強身上，除了傷害外得過絲毫好處？這有別於香港政客的自身成就普遍受惠於西方文化和生活環境是極為不同的。可以斷言，外強對我國施壓越激烈，中國人民內心的積恨越深是不言而喻的，一些政客為何竟樂此不疲？身為香港人，我們不能不冷靜反躬自問：究竟我們可以容許‘循序漸進’的彈性大些？還是國家面對香港在時機未成熟時進行普選的壓力大些呢？中國崛起是在承受著歷史上空前的全球利益衝突中進行的，也是人類歷史上最國際化、規模最大的一次經濟、政治、軍事和資源大調整，關係錯綜複雜程度對中國的領導人是嚴格考驗，但是中國的發展勢頭浩浩蕩蕩，勢不可擋，這個中國人重新振興的機遇是中華民族的百年使

命，絕對不能丟失，否則過去老百姓飽受煎熬的日子又會重來。泛民主派人士會質疑香港普選怎會妨礙中國和平崛起和發展？甚至應該有正面的示範作用，這個善意的觀點，事實上回答不了：一）香港的從政者不斷煽動民意，走上街頭爭取政治權利，當香港民粹節節勝利之後，再下去會怎樣呢？會否發生台灣的翻版？二）完全民選的特首和立法會倘若主張或通過不利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尊嚴和主權完整的言行時，怎辦？三）香港政客熱衷普選的真正目的是什麼呢？英國人在香港 150 年間把民主嚴控得密不透風時，這批「民主戰士」去了那裡？今天不惜與中央對幹，卻「正義凜然」，究竟這厚薄之別如何解釋？正如某政客所說「普選是香港的大局」，大陸同胞不禁要問，誰在主導香港的大局呢？香港的大局如果離開了與大陸的協調發展，是不是要獨自走上另一個方向呢？香港從事民主化的活動者倘不準備與國家的大局相結合，難道不是失去根本的擔當？市民終歸要質疑不斷鼓動他們上街不就是赤裸裸地挾民主之名行建立分治之實！「循序漸進」最大的寓意我想在於給香港市民充份時間認清國家在這極為關鍵的發展時刻，不能被反華勢力有機可乘，借香港製造顛覆的機會。香港有些人的民主訴求中有濃厚的對抗性，恐怕會成為「一國兩制」下民主進程的隱憂。

2005 年 11 月 25 日